

誤會

環境衛生研究所
博士候選人 商育滿



母親沒讀什麼書，個性急躁但很聰慧，尤其她對事情的變通方法，更常常令人驚嘆嘖飯。她與父親住在極為簡陋的山寮中種水果雜生，養育我們家六個孩子。當年物資缺乏，我們家每個人只配給了一個碗，吃任何東西就靠那只碗了，所以大家的碗都抓得牢牢的，從來沒有人膽敢打破自己那個碗，否則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。有一天，客人來訪，母親一大早就仔細的叮嚀：「因為家裡飯碗不夠用，要讓給客人先用，為了怕客人尷尬，你們就跑到山上遠遠的地方去躲著，到時我和客人會一直叫喚，你們無論如何都不要回應，更不能回來，估算等客人都吃飽了再回來，把碗洗乾淨就可以吃飯了，這樣明白了嗎！」

我們由大姊帶領到山上躲著，依照劇本演出，約莫中午時刻，媽媽拉長聲音假裝呼叫著我們每個人的名字，然後無奈的對著客人說：「哎呀，這些孩子真是的，跑哪兒去玩了，都叫不回來，我看我們先吃吧。」客人不省心，還親自呼喚一輪之後，發現孩子可能真的玩瘋了，完全都沒回應，那好吧，就吃了。等客人一一放下碗筷離開飯桌，我們就快速的出現了，客人還狠狠的訓斥了我們一頓：「你們這些孩子真是的，都吃飯時間了還跑去玩，你媽媽叫到喉嚨都快啞了，你們也都不回一聲，到底跑去哪裡了啦，真不乖。」我們都低頭不語，只有白目的小姊姊說：「我們都跑去躲了！」正在洗碗的母親心頭一驚，害怕穿幫罵道：「去玩就去玩，下次不敢就好了，還扯什麼躲，躲什麼躲，還不去吃飯！」這場宴客算是安全過關了，但是媽媽的機智反應，以及客人的誤會卻是我們笑了一輩子的回憶。

又有一回，只來了一個客人，這次因為爸爸出遠門不在，所以飯碗還夠用，但是除了菜園裡自己種的蔬菜之外，實在沒有像樣的菜，媽媽去鄰居家借了一條魚，算是上等的主菜。一邊煎魚，姊姊一邊聞香問媽媽：「這魚真香，若是我也能吃上一口該有多好，可惜是要給客人吃的。」都給翻面來吃的，所以他吃第一面的時候，你們要有禮貌，都別吃魚，只吃青菜就好，剩下那一面的魚，肯定就會留給你們吃了，妳別擔心。」這下姊姊可樂了，把消息都和我們分享了，大家一心盼著吃魚，在飯桌上都咪咪的笑着，拼命吃菜。依照母親的劇本，客人果然把第一面吃光了，料想不到的是

，那客人還真的開始翻起魚身來了，姊姊驚慌大呼：「媽，客人在翻面了啦！」，客人狐疑的看著母親，她於是極盡可能的轉移話題，客人也真的以為他多想了，就又开始翻魚了，姊姊這下連眼淚都快飆出的叫：「媽，客人又在翻面了啦！」，母親又扯些別的事，最後那白目的客人就在母親假意的力邀中，吃完了整條魚，也不知是母親的演技太好，還是客人真的太遲鈍，完全忽略幾個孩子從開心、驚慌、失望到絕望的眼神，這是另一次的誤會。

幾年後經濟稍微改善，爸爸在村上買了間二手屋，找來工人翻修屋子。當時約定成俗的習慣是，除了基本該有的工資，還得要準備午餐以及早上和下午各一次的點心給這些師傅享用；若少了這些打點，得罪了師傅，他們可是要生氣的，在你房子某個環節動些手脚，以後肯定出大問題，所以大家都非常虔誠的服侍著這些師傅們。開工的第一天，母親忙裡忙外，還去市場買了仙草，在廚房細心的切好形狀，攪拌好砂糖，放好碗和湯匙，很滿意的去請師傅們來享用，師傅們都客套的推辭，母親又很殷勤的勸說，一拉一放過了幾分鐘，終於抵達廚房，她還刻意的避開以示禮貌。可是才不到半分鐘，他們全都走回工地了，機伶的母親覺得不對，馬上衝到那鍋仙草前一看，空的！她心中一驚，馬上質問在旁邊的孩子：「說！怎麼回事？誰吃的！」大家招供：「我們都好吃仙草，所以大家都各乘了一碗，就沒了！」她氣到快崩潰，罰大家跪在廚房的門邊，我們六個孩子剛好都各差二歲，當時的身高各差個幾公分，所以連門邊的階梯，剛好跪成了一套完整的音階。

母親氣急敗壞的再度衝到市場買了米苔目回來，又張羅好了請師傅來吃，師傅們到達廚房的時候，見到跪了一排的孩子都明白怎麼回事，個個尷尬不已，師傅就說：「哎呀，我們不餓，孩子們愛吃，給孩子吃就好啦！」母親又發揮她的強力推銷術：「哪有這種道理，你們做事辛苦，這是一定要給吃的，一定要吃，不然不准上工，孩子們愛吃，我再買就好，這是心意，你們儘管吃就是了。」一旁白目的小姊姊含著眼淚頂嘴：「吃一次就被罰跪了，哪有可能再買！」這下原本端起碗的師傅們全都無言了，再愛吃也不敢動手了，無論母親使出有史以來最強的轉移話題功力，也無法挽回他們紛紛放下的碗了。

也不知是否因為點心事件的緣故，搬入新居之後，母親從此病痛不斷，夜難成眠，家裡也常常入不敷出，因此逢年過節母親更加虔誠的祭拜，有一次正在忙碌準備中元祭祀，儀式結束時，她舉起一杯酒，繞著金爐澆在地上說道：「保佑平安大賺錢！」我也很順口的幫忙複誦了一次，她感到欣慰無比，覺得肯定是個好兆頭，摸著我的頭稱讚；此時小姊姊竟然大聲的說：「保佑平安大賠錢！」我和母親都嚇了一大跳。原來是她之前才剛和我吵嘴，對立的情緒下，堅決反對我說的每一句話，沒想到她的無心童語卻惹來母親感到無比的晦氣和怒氣，抓起來揍了一頓之外，往後一年裡，只要

家裡有任何不順之事，憂鬱的母親便對著她喊：「這傢伙要抓起來打！」我愧怍的想，這真是母親和小姊姊之間的一場誤會。

雖然貧窮，母親對我們的家教甚嚴，只要無端接受別人的饋贈，回家一定要受罰的，除非她有特別恩准的情況，才能萬般道謝然後接受。所以有幸跟她一起出門時，她一定會先耳提面命一套台詞：「這種東西我們家裡很多，我們都吃不下了！」我因為最上道，所以常常被她帶出門，這回來一位長輩家裡，對方端出我一輩子沒見過的高檔巧克力，心中垂涎的我，不敢忘記台詞，嘟著嘴不太甘願的說：「這我們家裡很多，我都吃不下！」長輩馬上拆穿說：「妳騙我！這我們昨天才從日本帶回來的，妳們家會很多？」這時我和母親尷尬得趕緊找藉口，夾著尾巴逃回家了。

多年後的某個過年，我帶著小孩回去探望逐漸年邁的母親，她依舊節省與機智，晚上孩子聽到外面有人放鞭炮，於是吵著也要去湊熱鬧，我嫌蚊子多又怕危險，所以就不停勸阻，機伶的母親對著他說：「沒關係，我們不用放，我們站在家裡看就有了，你看這樣多聰明！」孩子反駁：「可是在阿嬤家又看不到！」阿嬤回：「沒看到你也有聽到聲音，不是嗎？這樣不就是放鞭炮了嗎！」我和先生在一旁聞言笑倒想說，這下變成母親跟我兒子之間的誤會了。先生試圖轉移話題：「媽，你不是愛看馬戲團，最近太陽馬戲團有來演出，我帶妳去看好不好！」母親一派輕鬆的回：「那才真的是不用，電視每天都有在演他們的預告，精采的肯定就是那些，我都看過了，還去幹嘛！」我和在旁的姊姊又是一陣爆笑。

近年母親老邁，我開車載行動不便的她前往傳統市場，路口斗大的看板寫著：只准貨車上下貨，轎車請勿駛入。我於是開始在附近的道路找停車位，母親質問我為什麼不開進去，她腳走路不方便，我回：「人家說轎車不能進入！」，她不悅的說：「我們是光明正大要來買的東西的，怎麼會叫車！這是自家用的車，給它開進去。」類似的對話常常伴隨著家人恍然大悟的笑聲，解釋著有趣的「誤會」。她晚年長期洗腎病痛不斷，失智又憂鬱，家人照顧得焦頭爛額，但想想她曾經給過我們的教育和歡樂，晚年值得我們更加愛護她。尤其是當年白目而最得挨揍的小姊姊，現在卻最常請假奔波在醫院的路途中。當我們感到筋疲力盡，百般無奈時，這些所謂的誤會與笑料，都是彼此傳遞安慰與穩定心情的最大力量。

